

我的黄河故事

黄河情深

□李朝云

我出生在河北农村,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黄河,我在上小学时听到过有关黄河的不少歌曲,在荧屏上也多次看到过黄河,也听到过不少大人们说过他们见过黄河,那是一条弯曲长长的河流。有人在黄河大桥上通过过,有人在黄河里乘坐过轮船,我真是羡慕极了,心想着何时自己也能看到黄河,因为这对人的一生来说那是见黄河心不死。

我很幸运,我的美好愿望实现了。那是1982年,18岁的我高考落榜后,和父亲一道从事着自家十多亩责任田的劳动。到了这年冬季,村里的征兵工作开始了。据负责征兵的村民兵连长说,这年是一批城市兵,军营驻地就在河南省郑州市,郑州市就处在黄河的南岸边,我听后真是高兴极了,这不仅能来到城市,而且还有机会见到黄河。于是,我积极报名参加,并通过了各个方面的政审。在我奔赴军营的那天下午,我乘坐的是从北京开往郑州的普通旅客快车。当列车要通过黄河大桥时天色已黑,只听接兵的那位军官说:“请大家注意了,列车将通过黄河大桥了,请大家自觉把车窗关好!你们可以透过车窗看看黄河!”话音刚落,大家就借着车厢里的灯光把目光都投向了车窗外,因天色已黑看不清黄河的长宽,只能看到波浪翻滚的黄河水,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黄河。

既然是来到了郑州,就有目睹黄河的机会。两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连后,我被分配到了一个炊事班。没过多久,战士分队要到黄河滩上进行野外训练,我也跟随着地负责伙食保障。在工作之余,我和几名炊事员战士来到了黄河游览区游览,站在高高的山山顶上我看到了黄河。随后又一起走进了黄河滩上,脚踩着软绵绵的泥沙绕着黄河走了几里路,黄浑奔腾的黄河水向东流淌着,还时不时地打起了旋涡,黄河水一眼望不到边。

以后,我到黄河边的机会便多了起来。星期天自由安排,我有好几次骑自行车行了70里路来到黄河边,我还从火车站乘坐旅游公交车来到黄河游览区。自从有了私家车后,去看黄河更是方便随意得很,多次和好友驾车一起去欣赏黄河美景,坐在河里的船舱上品着黄河大鲤鱼,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。郑州人充分利用黄河的自然资源优势开发旅游,开发了黄河湿地公园、黄河大观等。黄河历史博物馆,让我真正了解了黄河的来龙去脉及悠久的历史。每到节假日,这些地方都吸引着众多的游客,我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。现在,我不仅在郑州一带去欣赏黄河,而且还到过兰考、孟津、济源等地欣赏黄河,去过小浪底、黄河三峡,欣赏到了黄河的自然美丽风貌。现在黄河对我来说已经很熟悉了,我很幸运,一生中能和黄河打交道。让我自豪地说一声:黄河,我爱你!

黄河岸边是我家

□张建功

我的老家地处洛阳市北20多公里处,一个黄河岸边颇具现代气息的新农村——南陈村,村的南边就是气势磅礴的西霞院工程及景区。西霞院是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的配套工程。

我小的时候,还未有西霞院工程,就连上游20公里处著名的小浪底水利枢纽也处于考察论证阶段。那时的黄河完全处于“自由散漫、无羁无束”的状态,冬春两季,河水平缓,波澜不惊,像特别温顺的少女。而到了夏秋时节,常常会上游雨水的冲刷,黄河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脱缰的野马,波涛汹涌,一泻千里。

有一年,眼看就到了秋收,黄河突发大水,乡亲们种植在河道旁的芝麻、黄豆未来得及收获,就被洪水淹没了。然而等河水退去,绝望的乡亲们却惊喜地发现,原本凹凸不平的河道,被泥沙全部淤为平平展展的沙土地,足足有几百亩,这可是种植西瓜、花生的上等好地。后来,这些地真的就成了乡亲们勤劳致富的“聚宝盆”。

而在我们这帮孩子眼里,西瓜、花生还不是我们最关注的重点,孩子乐水是天性,能跳进黄河疯玩才是我们最盼望的。那时候,黄河就是我们这帮孩子天然的水上乐园。冬天我们在河面上追逐嬉闹,夏季只要不上学,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泡在水里,打水仗、捉小鱼。捉鱼不是为了解馋,就是纯粹玩儿。

从安全角度考虑,父母极力反对我们到黄河里游泳,制定了许多“清规戒律”,但这些根本限制不了我们。地里忙,父母不可能整天看着我们,他们前脚从家走,我和哥哥随后也跑出了家门。来到河边,早有小朋友等在那里。迫不及待地脱个精光,如同下锅的饺子,扑通扑通相继跳进河水里。我们在水里自由自在地学着蛙泳,尽情地打着水仗。最常玩的一种游戏叫“抢石头”,有人负责把石头扔进河里,大家同时钻进水里,先找到者为胜。哥哥总是胜利者,令小伙伴们好生羡慕。

渴的时候,黄河水就是我们最好的饮品。游到河水没被人搅浑的区域,低下头去,尽情地喝上几口,凉津津,甜丝丝,远比现在喝的冰镇矿泉水解渴得多。

当然,疯玩的背后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母亲检验我们是否下河很有一套,只要手指轻轻在我们身上一划,便有了答案。黄河泥沙含量大,经过河水浸泡的身体,手指

划过就会留下明显的印迹。每次挨打,我都看到母亲眼里闪着泪光。“打在儿身上,疼在娘心上。”长大后,我才真切切体会到村里老人常说的这句话的含义。

后来,随着西霞院工程的启动,为支持重点工程建设,父老乡亲深明大义,顾全大局,南陈村整体顺利搬迁。自参加了工作,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每次都是来去匆匆,以至于西霞院景区建成很多年,我还从未走进过。

去年中秋时节,同事在朋友圈发了一组图片,水天一色的湖面,展翅低翔的白鹭,曲径通幽的小路,碧波荡漾的芦苇……好一派江南风光。原来这些照片全部取自西霞院景区。

我归心似箭回了趟老家。现今的老家,早不是过去土墙瓦房的旧模样,气派的小楼,硬化的街道,繁花簇拥的街心公园,在党的领导下,家乡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。西霞院景区的位置正是以前南陈村的地块。走进景区,虽时间尚早,但已是游人如织。小亭、石径、假山、鲜花、竹林、塔松……处处皆是景色,也完全不是我记忆中除了庄稼就是杂草的荒芜景象。

过林溪、穿花海、越小桥,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,我终于第一次看到了西霞院大坝的雄姿。极目远眺,大坝犹如镶嵌在黄河上的一条巨型玉带,横跨两岸,气势恢宏。河水在大坝的阻拦下,形成一望无际的湖面,湖面如镜,水天相连,烟波浩渺,堪比西湖!

在大坝的下游,是广袤无垠的黄河湿地。曲水环抱,鸟儿鸣唱,柳树茂密,芦苇簇拥。芦苇开花时节,也是芦苇最好看的时候,金色的太阳,酣畅淋漓地把光辉泼洒在芦苇丛中,芦苇在金色的阳光下泛着青绿的色彩,脱下了碧绿的衣裳,毫不掩饰地摇曳着曼妙身姿,把整个湿地装点得美轮美奂。最喜欢诗人余亚飞《咏芦苇》的诗句:“浅水之中潮湿地,婀娜芦苇一丛丛;迎风摇曳多姿态,质朴无华野趣浓。”这不正是黄河湿地芦苇的真实写照吗?

顺着由松木铺就的蜿蜒小路,穿过数公里的“青纱帐”,黄河岸边一块长方形的巨石出现在眼前,浑然天成的巨石上雕刻有七个浑厚有力的大字:万里黄河第一清。是的,经过小浪底、西霞院大坝的阻拦调节,黄河在这里已收敛起桀骜不驯的性子,河水已变得非常清澈,潮涨潮落,完全在人们的掌控之中。甘之如飴的黄河水,就这样多情地滋润着家乡的每一寸土地,川流不息。

那年,我行走在黄河边

□孟宪丛

黄河水缓缓流过了我的梦境,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,我依旧徜徉在黄河边,那满眼的金黄金黄的油菜花摇曳在河滩边……

这是我梦境里的画面,但是真实的。1993年春天,我真正走近了黄河。那一年,我随单位施工队到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工地,进行副坝连续墙造孔施工。10个月的施工,最让我难忘,让我自豪的是常在黄河边走走,对黄河有了近距离、最直观的感受。

那是一条神奇的大河,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。

工地的工棚搭建在黄河边上,夕阳的余晖还没有完全散去,夜色就迫不及待地漫了过来。每天晚上,躺在床上就像在母亲的怀抱里,款款入梦,似乎黄河水就平缓流淌在我的梦境里。有时,开挖导流洞爆破的声音传入耳内,成为黄河边最动听的音符。

初见黄河,心情自然是激动的。休班的时候,几位年轻的同事,常常结伴去录像厅看武打电视剧。而我,则喜欢在黄河边上走走,或漫步于黄河边的油菜花田,或凝望黄河两岸的大山,或在浮桥上静听水声流淌的黄河水。

我动情地望着金灿灿的油菜花,就像融入一幅水墨画中。黄河边上的油菜花,千姿百态,花团锦簇,在暖暖的春风中恣意摇曳,宛若千层金波涌过,阵阵花香扑鼻,沁人心脾,让人浮想联翩。离开家乡,自然是思念悠悠,置身于油菜花田中,悄然与花诉说衷肠的瞬间,一种幸福感便油然而生。我恣意地想留住这样的景致,示意同事举起相机,一道道闪光灯划过,似乎激活了我的灵魂,潜意识里,便有了“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”的童趣,也有了“满目金黄金香百里,一方春色醉千山”的田园风光。

身边的黄河水平静地延伸向遥远的天际,我在脑海里竭力寻找一切与黄河有关的故事,眼前便有了一些诗情画意。从王之涣的“黄河远上白云间,一片孤城万仞山”里,体味到了源远流长的闲远仪态,从李白的“黄河落天走东海,万里写入胸怀间”里,感觉到了宽广豁达的胸襟。也许,正因为这山、这水、这金色,勾勒出一幅山水灵魂画,使原本无生命的大地被赋予了生命的本质,即使无人欣赏,也要骄傲地绽放自我。

和我们一样施工的,还有山东、北京等其他省市的工友,在一起工作一些时日,便熟络了起来,互相帮衬是难免的,或借个扳手,或借一包焊条,彼此的友情像黄河水一样,流过每一个人温暖的胸膛。记得有一天晚上,一位山东钻工肚子疼得厉害,我们几个人用一辆工地的平板车,推着穿过钻塔林立的工地,奔过架着浮桥的黄河,把他送到对岸的医院。原来这位师傅患了急性阑尾炎,做完手术住院期间,河北的几个工友还到医院看望了他,祝他早日康复,重返岗位。回想起那夜一路救人的紧张状况,有着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》文章里那些救人的人一样伟大的感觉。

快到年底的时候,施工结束,我告别了小浪底,告别了黄河,回到了已经是冰天雪地的坝上高原,留下了一段黄河边上的美好回忆。今年,随着塞外冬天的到来,寒冷又时不时骚扰一下疲倦的身心,有些思念的痛苦也会随之袭来,好在,常常忆起在黄河边走走的日子。即使遇到再难挨的堵心事,一想到那如火如荼的小浪底施工场地的夜晚,心里便一下子灯火通明了起来。多想再一次邂逅小浪底,多想再一次沉醉在黄河水的柔情中。

黄河入海口

□齐川红

晚秋,我来到了黄河入海口。

身居豫西南的我,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去看一看黄河,然而它全长5000多公里,无论怎样,都是窥斑难见全貌。最终选择了它的入海口,像交响乐在即将结束的时候聆听——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境内,渤海与莱州湾的交汇处,体会那种仰天极目、心胸开阔的感觉。

这是一片神奇而令人向往、心潮澎湃的地方,谱写了华夏文明5000多年辉煌灿烂的历史,展现了江河湖海的归属与融合、人类与自然的博弈与和谐,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变迁,也描绘了与时俱进的新貌、新篇章。

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”,没有山可依,却有楼可登。黄河入海口一片辽阔,在这里更呈现出了它的气势磅礴,它的一望无际。登上黄河口望海楼,尽管汉语有无限丰富的词汇,却极度贫乏为一个词“苍茫”:苍茫的天穹,苍茫的河水,苍茫的大海,似无界限而衔接于一体。“江流天地外,山色有无中”,大手笔的王维似乎没写,反而似乎写尽。大自然辽阔的景象——天与地、河与海、陆与海,于此交汇融合。没有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突兀、急促,却有浩浩荡荡、大开大阖的波澜壮阔。最壮观的是涨潮的时候,黄河水急着汇入大海,大海的潮水涌起拒绝,在交接的当口,彼此还不熟悉,发生碰撞。由陌生到熟悉,由拒绝到接纳,真诚地拥抱、热烈地亲吻,像万马奔腾、巨龙腾渊,令人惊心动魄。

内心有一种激荡,有一种舒缓,也有一种失落。多少条河流,多少里行

程,奔流到大海,这就完了?没有了约束、阻拦,可以尽情地释放个性,它还记得它的前身,是黄河水吗?正像海外游子,还认同炎黄子孙吗?归入大海滋润哪一片疆域?还会回归华夏的土地吗?此时在上游流淌的可有曾经的水变成云又化作雨回归降落吗?而且天上飘游的云有你的水变成的吗?

黄河,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,你的价值和意义是流淌在中华的大地上,滋润和养育我们黄皮肤子女。你汇入大海,变成了蓝色,我不情愿你的脱胎换骨,旧貌换新颜。在渤海湾畔,黄河口,面对义无反顾惜别神州大地的黄河水,我一时失语。远去的黄河,你可眷恋故土?我再到哪儿寻找你?尽管你以前有过狂暴,有过愤怒,给我们有过伤痛,可一旦离别,却又不舍。但我还是为你祝福吧,不管你到哪里,我永远不忘你经历的岁月,你经过的旅程,从遥远的青藏高原出发,由起初的涓涓细流,接纳了无数条河流,汇聚了无穷的力量才如此浩浩荡荡。你该不会忘记讴歌你的李白、王维、王之涣这些杰出的诗人,也不会忘记写《黄河颂》的光未然,写《三门峡——梳妆台》的贺敬之。

黄河的万里之旅以天然的大手笔打造了无数的自然景观,同时,大河两岸也有中华儿女创造的无数美丽的人文景观。在这里有中国最完整、最广阔、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。此时正是芦花飞雪的时候,远远望去,芦花与天边的白云连成一片,蔚为壮观。芦花有着沧桑幽静淡雅之美,这是岁月漂洗的颜色,劲风吹过,芦花起伏,卷起千堆雪,此时的芦苇荡无疑是黄河口上一道“妙处难与君说”的风景。

那些很“黄河”的地名

□张弛

一切人文皆水文,山水是人类文化的最初发源和载体。河南的文明,就是以黄河为主要代表对象的人类活动史。心存着对黄河的敬仰,我驱车去探访黄河留下来的故事、传说,基本走遍了黄河中下游的古迹。

黄河最早被称为河、河水,在更早约15万年前,黄河只是一个内陆湖,随着源源不断的上游来水,湖泊(在三门峡附近)决口,向下流到海洋,才有了我们认识的黄河。

先秦典籍说黄河,是没有黄字的。当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并不严重,中上游生态较好。秦朝以后大量开发,植被被破坏,砍伐树木建设宫殿之类的,使中上游黄河河流域的生态逐渐恶化,泥沙增多。隋唐时期才逐渐被广泛称为黄河。

黄河母亲,不仅孕育了厚重的文化,还遗留给我们很多“黄河派”的地名。我坚持爱好,在业余时间基本走遍了黄河中下游各处古迹,发现很多因为黄河而得名的“黄”字辈、“河”字辈地名,和大家分享。

河套,内蒙古、宁夏等的富饶之地,黄河几字形的最顶端。古人说,河以套名,主形胜也。大概是山水地理相围合的富饶圈子,元朝开始有河套这个说法的记载。

河南河北,不管是区域还是后来的省份,都是以黄河为参考。元朝以前的河南,更多是指洛阳区域。元朝有河南江北行省,是现在河南省的雏形。

河内,是个区域,大致是太行山南黄河北。曾长期有个河内县,1913年河内县更名沁阳。河阴县,荥阳的北部,曾经河阴、汜水、广武等设置过不少的小县,后来合并成荥阳县。河阴石横有名,这也是黄河的历史遗产。有阴就有阳。河阳县,焦作的孟州以前叫河阳,中牟人潘安美男子做过河阳县令,爱种花,人称河阳花县令。

河雍县,现在的焦作孟州,曾经的秦朝县名。河清县,黄河清圣人出。偶尔的清澈,会被认为是祥瑞。焦作、济源的一部分区域在唐朝被设置过河清县,目前还有河清村(大致在焦作)遗留。河津县,山西黄河边,是古代重要渡口所在。山西的河曲县,因黄河经过而得名。

内黄、外黄县。安阳有个县城叫内

黄,内黄是广义的河内(黄河以北,相对狭义的河内县、河内郡)区域。曾经黄河从这里流过,我曾慕名去寻找传说的黄河“鹿贝村”,一个被黄河淹没又被发现的完整古村落。内黄县已经有2200年的历史,因黄河得名,帮我们记住了曾经黄河母亲的动态。项羽“破釜沉舟”发生地在内黄。

有内黄就有外黄。外黄县,现在已不存在,在开封与商丘民权交界区域,民权也有外黄遗址,市级文保单位。外黄,曾经在历史资料里被多次记载,项羽在此大战。项羽攻城艰难,胜利后欲屠城泄愤,当地外黄13岁的小孩子用得民心的道理说服项羽救了百姓。

小黄县,开封的东北部,附近有个小县城叫小黄县,后来小黄县合并到不远的外黄,成为外黄的一部分。三国的魏曹芳被司马懿夺了晋武帝司马炎,司马炎封曹芳为陈留王,下辖属地就有小黄县、浚仪县、尉氏县,外黄县等,曹芳建立陈留国,驻地就在古代的小黄县。

小黄这个县名存在很早,西汉时就有,当时的黄河离现在的开封有些距离。《水经·济水注》说,济水又东径小黄县之故城北。说明消失的济水曾经也流过小黄县老城。小黄县曾因古济水而有小黄县名,传言光武帝刘秀就出生在济阳官,如果说刘秀是开封人也勉强可以吧。我询问一些当地老者,济阳官在哪儿,多数说不清楚,或者是被黄河冲毁了,只在县志历史材料中有一点点痕迹。

魏河萝卜张良的姜,鲁山的丝绸走四方,神屋的姑娘不用相。这是我走访沙河流域学到的民间文化。我去过黄河入海口,山东的龙口市,黄河像一条龙,入海的附近叫龙口也很形象。龙口是新兴地名,我们知道更多的是龙口粉丝,最早龙口是个镇,隶属于曾经的小黄县。现在当地人还习惯叫附近为小黄县。

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,孕育了河南的太多厚重。逝者如斯却谱写新气象。在习近平总书记黄河国家战略的高屋建瓴指导下,黄河与我们越来越远、越来越亲、越来越近,那些渐行渐远的老地名,是黄河厚重的见证,也是人类与黄河相处、斗争的写照。谁谓河广,一苇可航。敬畏黄河,保护黄河,与黄河和谐发展,是我们永恒的话题和使命。